

盘县一团两党建置简介.....	叶德芳	(69)
六七一厂建设概略.....	曾广平	(72)
鄂西会战的片断回忆.....	龙恒	(77)
盘县解放初期医疗卫生简况		
.....	李元琦 刘剑峰	(80)
彭公武事略.....	彭绍德	(83)
解放前盘县报刊社简介.....	叶德芳	(85)
夜郎国都小议.....	叶正乾	(87)
廊庙江湖、人间仙境、盘县名		
胜碧云洞石刻.....	朱流清	(92)

怀念父亲 田琳

田兴治 田月明 田新民 田秋明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七年了。他是一位曾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为人民流过鲜血的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对他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的早年和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我们知道得较少。这里记述的，主要是健在的母亲和父辈的挚友所回忆。

青少年时代

1901年4月5日，父亲出生在郎岱县岩脚区弟场乡跑马场一个农民家庭里。家里以耕为主，兼榨油，经济可以自给，并不怎么宽裕。父亲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一个妹。

祖父为了让村里的孩子能读点书，领头集资请了一位广东籍的周先生，在自家的厢房里设了一个私馆。周老先生很有学问，思想较进步，对时事有一定见解。他教书认真，对人

和藹，村里人都很尊敬他，親切地稱他為“周老廣”。在他的啟蒙和辛勤教導下，村里的孩子不僅學業上有長進，而且懂得了一些救國救民的道理。其中，父親和一位瓦匠的孩子覃忠藩學得最出色，周先生認為他們可以外出謀事了。在征得祖父同意後，他親自帶他倆去外地投靠他的一位朋友。不幸途經安順時，周先生患急病突然去世。可憐一位孤苦老人，在外飄泊幾十年，死時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兩個學生極為悲痛，請人將先生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

後來，父親到貴陽考入熊式輝早年在貴州創辦的一所農業學校，覃忠藩在我祖父的資助下，繞道昆明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

父親在農校學習期間，正是二十年代初，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學生在當時新思潮的影響下，對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在我國橫行的現狀極為不滿，積極投入學生運動。學生們組成學生軍，參加了當時振奮貴陽民眾的一些集會和遊行。如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舉行悼念大會，宣傳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帝國主義在上海屠殺工人，製造“五卅”慘案，學生集會遊行，聲討帝國主義的罪行，聲援上海罷工、

罢课、罢市的斗争。父亲非常敬仰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他满腔热血，一心想报效国家。

此时，适逢家乡人安舜卿回贵州。安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任大总统时，安任国府秘书长，袁世凯称帝时，又任贵州讨袁总司令。父亲在他推荐下，于1925年冬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五期。

投考黄埔，参加北伐

到广州后，按军校规定，先作士兵入伍，称为入伍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再考试入学。后来，父亲顺利地考入黄埔五期步兵科。贵州同去考入的有数十人。父亲身体素质很好，文化底子也扎实，在军校严格的训育下，很快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

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进行北伐，黄埔五期学生毕业的第二天即奉命奔赴前线，讨伐大军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北伐的许多战役中，父亲作战勇敢，曾多次受到嘉奖。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孙传芳亲自督阵，以重兵扼守军事要地——江苏省江宁县龙潭，这是进入南京的咽喉之地。北伐军经过六昼夜激战，终

于夺下龙潭，彻底消灭了孙传芳的军队（孙本人逃回江北，其部属几全被俘虏）。龙潭战役，在北伐战争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仗，也是北伐军引以为荣的重大战役，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清理战场时，双方尸体遍野，无法收尸。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黄埔五期的不少学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父亲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两腿均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被送往南京医治。当时未告知家中，直至伤愈归队才给家中写信。信里叙述了受伤经过之后说：“现已恢复健康参加战斗，请老幼勿念。”

在北伐期间，父亲曾去看望过少时同窗好友、黄埔第二期毕业的覃忠藩。覃是个很有作为的青年，24岁就升任团长，很得蒋介石的器重。后因操劳过度而早逝。父亲曾在与他合影的一张照片上（父稍年长，坐在一张椅子上，覃依背站于旁）写着：“忆与覃故团长忠藩合影题辞：记得蚌埠军次，承你殷殷邀我，百般激扬，想当时与我聚读，言词是何等慷慨，精神是何等健全，可如今，壮志未酬，音容何在，叫我怎不心伤！”覃之死，父亲感到

无比悲痛，失去了一位从小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奔 赴 抗 日 前 线

父亲伤愈先到南京军官团，后到88师，该师与87师合编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19路军奋起抗日，振奋全国。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父亲随军征战，东奔西驰，参加多次有名的战役。如参加震惊中外的长沙大会战，当时父亲任团长，后升少将副师长，属第十军。该军将士勇猛顽强，被誉为打不垮的“泰山军”，他们的肩臂上有“铁血”二字作标记，又称“铁血部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军长李玉堂曾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春，父亲调离长沙，赴鄂西任94军参谋长。后到武汉行辕军官总队，任大队长。当时行辕主任是程潜。

抗日战争期间，在父亲的影响下，三叔田荫槐（南京军校毕业）参加远征军，赴缅甸、

印度，与日军作战，当时任炮兵营中校营长。回国后属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四叔田琼在94军121师，官兵大多是贵州人。他们作战勇敢，在八年浴血奋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壮 志 未 酬

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政治腐败。父亲对现实极为不满，于是解甲归田。他壮志未酬，心情沉郁，常在家吟唱岳飞的《满江红》。平时教我们读古文，或在山林寺庙、乡间亲友处走走。

清 白 一 生

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二十多年，官至少将，不曾为家里置田买屋，回来时仍是两袖清风，这是家乡人有目共睹的。在部队，据父亲的战友说，他刚直不阿，实干硬干，爱护部下，深得官兵的信赖。

解放前夕，地方驻军和亲友多次劝父亲出走；父在广州的旧部也来函并汇来旅费，要父亲速乘机飞广州去台湾，均被父一一拒绝。他

曾对人说：“我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亏心事，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我怕什么？我不走。”

家乡和平解放不久，原起义被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叛变，土匪猖獗，一些无知群众被威胁、蒙骗参加反动。父亲知道后尽量说服家乡人民要安分守纪，不要乱动。当时有的地方很乱，反动势力抬头。我们家乡除个别有恶迹外逃不归外，均安分守纪，没有做出有损于新政权的事来。

记得有次，父亲在乡间遇到一土匪头目，他说不久要带人打进城来，到时请父亲出来坐镇，父当即规劝制止。

由于当地人民都知道他是个正直的军人，所以对他很尊敬；政府也很关心他，县里一些领导还来家看望过他。并作为特邀代表，县政协常委，曾多次出席会议、讲话。

1951年春天，家乡流行回归热病，村里许多人都病倒了。由于缺医少药，不少人很快死去。父亲帮着料理，不幸被传染，于5月8日去世，时年50岁。

父亲正直廉洁的一生，给我们以教益，也

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

爱国志士彭公武事略

郑 国 柱

彭公武，名文治、字昌庭，1872年4月出生在贵州省郎岱县（今六枝特区）岩脚街上。

彭公武自幼刻苦读书，他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吟诗作对，与父对答。有一日父出一联考之：“干罗十二为臣相，时来早”；公武对曰：“太公八十遇文王，运至迟”。后来考取秀才，因家境贫困，仍受当地财主、望族们歧视、白眼。有一年春节，他自撰一联贴于门上：“寒士居寒窗，寒得透胆；硬人坐硬地，硬要出头”。横额写：“胸怀大志”，当时有的财主看到此联，讥讽彭公武自不量力，他不以为然，决心立志做人。

彭公武并非文弱书生，除能文外，他还会几套拳技，能挥刀舞棍，应用自如。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他对安顺府在岩脚设“厘金”

大量收括民脂民膏，横行霸道，有害于民众，极为不满。目睹盐监、厘金任意欺辱百姓、殴打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聚集了半边大坡的赵云华，李玉清等十多个青年农民在一起习武练拳，准备伺机反抗。

1912年春一天，正逢岩脚赶场，“厘金”施展权威，欺压百姓。以彭公武为首的农民青年们在岩脚半边街百家楼上聚会，商量对策，随后带弟兄伙们进入岩脚街上，在大街龙家巷门口，见一卖小猪的农民正遭厘金勒索殴打，彭公武义愤填膺，满腔怒火，为首冲上前去，并大喊：“上！打死这狗杂种”。弟兄们蜂拥而上，围住“厘金”，拳打脚踢，“厘金”被打昏在地，直至奄奄一息，方才罢休。这次打死“厘金”，为农民出了口气，在场者无不称快。这次打厘金轰动了郎岱、六枝、岩脚各地，“厘金”是安顺知府××的侄子，这次惹出了包天大祸，安顺府通缉捉拿彭公武，彭知道后，立即通知弟兄们各自回家隐蔽，自己决定星夜潜逃，但腰无半文，找到同窗秀才王国文，赠送给彭盘缠，并又介绍他到郎岱城里去找胡建逵，得到胡的同情和支持，乔装打扮，一路护

送，以“飘叶子”拆字算命为名，登山涉水到了昆明，在昆明已是阮囊羞涩。彭便在街上踩园场，拉棚子卖艺，围观者甚多，大家议论他不是真正的卖艺人，纷纷解囊相助。不久，彭公武报考讲武学堂，以其成绩优异被录取。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受到爱国将领蔡锷的赏识和器重。与朱德、杨杰、李云谷、熊克武、金汉鼎、袁祖铭等同窗要好。他学习勤奋努力，得到教官的赞赏，从此，彭公武深受同学们尊敬。

在讲武学堂，朱德与彭公武结为金兰之交，他把儿子永康拜寄给朱德作干儿子，从此，两人感情至深，往来频繁。

彭公武在讲武堂毕业后，参与讨袁反袁运动，在云贵讨袁军中任前锋“统带”官，在成都战役中，身负重伤，回返贵州。讨袁失败后，1918年，任贵州黔东统带，驻扎镇远，后被提任贵州军二团团长。周西成派他去广西访问白崇禧，与白崇禧联合，当未谈妥，回来时路过柳州，去瞻仰柳宗元祠堂，思古人，感慨万千，挥毫题了一联：

我本黔人，恒这思，以柳易播；

公真赵父，更不忍，视越思秦。

彭公武从广西回来，贵州军中斗争激烈，因与王文华不睦，在任贵州军二团团长期间获悉王欲杀害他，便星夜化装潜逃上海，后又由上海回转四川，投靠袁祖铭、熊克武。

1923年，袁祖铭委任彭公武为卢州征收局局长，后委任富顺县县长。在任职期间，查明并解决了上几届遗留下来的多年未决的人命悬案。其中最突出的是该县最大的富豪林××独儿的命案，历届县长，长期不敢处决，民众极为不满。彭公武却不畏权势，执法如山，将林子处以死刑。

彭公武任县长时，其表弟刘炳臣前去找他要求给予安排工作。彭公武却愧言谢绝说：“你既然来了，就住在我这里，吃用我负责，何必要安排工作呢？”刘炳臣就住在县政府里，每天无事，就进茶馆、烟馆。林××儿子自被彭处决后，对彭怀恨在心，意欲杀害彭，请部队来围剿县政府，刘在烟馆里听到了风声，回报彭公武，他分析了情况，知自己力量悬殊，俗话说：“恶龙难斗地头蛇”，还是七十二策走为上策，与表弟刘炳臣乔装打扮从县

政府后花园逃走，只带两支护身手枪和银元，刚逃出县政府半小时，林家请来的人马已包围了县政府，扑了个空，又在城内戒严四处搜寻。

彭公武来到重庆，又遇好友顾小斋，顾委任他在云南镇雄当县长，在云南与龙云来往频繁，感情至深。任期满后回贵州故乡，居贵阳堰圪坎私邸，周西成请去任贵州省高等顾问、省参议员等职。这段时期与黄齐生、黄干夫、王景任等人交往密切，并与黄干夫结为秦晋之好。王若飞赴法留学，彭以长辈关系，慷慨解囊，资助王若飞去法国深造。

在贵州任职期间，与平刚、卢涛、任可澄、李书侠等人称为贵州七老，彭公武任省高等顾问期间，王家烈继任省主席，对七老排斥清洗，部属全用家乡桐梓人及自亲独揽贵州，此举激起彭公武、任可臣、平刚及其他官员对王家烈的不满，曾发起倒王活动。

1934年彭公武回故乡岩脚，春节时自撰两副春联贴于门上：

“国难民贫，不幸此身还梓里；
年荒时乱，又从何处觅桃园。”

“家藏廿二史；腹容百万兵。”

抒发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慨。他感未尽，又写了一首《老妓》诗来表露他晚年的处境。老妓晚年受冷语冰人的感受。诗云：

老去徐娘万念空，琵琶门巷又春风。
鸳衾久已无新梦，鸾镜何堪照旧容。
杨柳腰堪新出笋，芙蓉面化后凋松。
武陵少年多轻薄，冷语冰人大概同。

门前车马绝音尘，饱领青楼况未真。
一曲琵琶千古恨，半身衾枕五陵春。
人嫌老丑恩先断，梦醒繁华寿更增。
豪客当筵不凉甚，殷殷犹话少年身。

彭请画家给他画两张马，一张瘦马，一张骏马。彭公武题瘦马云：“始祖最难防晚节，状心犹盼到云层”。骏马题：“怪我鞭长腹不及，将军从未坐牢笼”。

彭公武关心民众疾苦，不满蒋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满腔愤怒。在贵阳任高等顾问时，给家乡郎岱县县长黄伴松写了一首诗。

妻露高处望东山，古驿荒城落照边。
盘水气吞王母地，铁关雄锁夜郎天。

耕耘旧悯黔民苦，抚字常闻戴令贤。
忧国思乡兼念友，何日诗酒共余年。
黄伴松收到彭公武的信和诗后立即复信，
并按原韵和诗一首。

德星开聚螺峰山，腹笥便便不让边。
忍听金瓯销此地，伊淮铁柱障南天。
民脂已尽相煎急，捐款频催那得贤。
城市詎知乡镇苦，追呼度日总如年。

1934年冬，中央主力红军已进入湖南，红军长征先头部队已入贵州边境。这时朱德写信给彭公武，叫彭投向革命，支持革命，要彭到云南去劝说龙云，叫龙看清形势，顾全大局同情革命，劝龙云的滇军让道，不要阻止红军前进。

1935年春，王家烈得知情况后上告国民党中央，说彭公武与朱德常通信，勾结共党，搞颠覆活动，蒋介石发来手令电：“对彭公武就地处决”。

彭公武准备动身赴云南去劝说龙云，完成朱德之所托，尚未动身，王家烈就指令旅长樊其书带部队一个营来岩脚执行任务，驻兵在书院（今岩脚小学）和洋房上（张三元司令官